

城市,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,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文学,作为记录时代变迁、映照心灵图景的重要形式,在与城市的共生互动中捕捉其脉动、沉淀其记忆。在文学的世界里,我们如何真正“看见”一座城?又如何实现对城市更深刻、更动人、更具生命力的书写?本版刊发《城际文学的时代回响》《突围与深耕:青年作家的深圳答卷》,以期围绕“城市与文学”这一话题展开探讨。

——编者



为聚焦深圳青年作家创作实践,深挖深圳故事的时代内涵,探索城市文学的创新表达路径,10月24日,“深圳故事的时代表达——2025深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”在深圳举行。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文联指导,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(深圳画院)主办,深圳市作协协办,并得到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。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刘文斌,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、专职副主席金秀,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岚等出席活动。孟繁华、刘颋、石一枫、张菁、周西篱、张丽军、唐诗人、陈劲松、苏沙丽等学者,与陈再见、邓婷(金牙太太)、杨洋(安小橙)、尹金花(西西)等青年作家共同参与研讨。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奇云担任学术主持。

关于城市的文学表达没有标准答案

陈再见在分享自己创作的“痛点”与“难点”时表示:“写作二十年来,我一直不敢写深圳,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。”对他来说,“回老家”与“来深圳”是文学创作中一组重要的对照关系,其中,最难处理的是外来移民在深圳生活的身份认同问题。除了人物思想层面的挣扎之外,技术层面的难点是以何种方式书写深圳的“现代”与“传统”,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、科技进步、现代城市建设与打工者日常生活之间的“割裂感”。文学只有写出这种复杂状态,才能呈现深圳的全部。他发现,自己常常在写作中通过各种丰富的细节让小说变得丰满,于是中短篇作品就越写越长。“当我重读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时,发现杰出的作品都是用简单的对话和场景讲完了故事,而且把人物的命运变化讲得很清楚。这种化繁为简的功夫,特别值得深圳青年作家学习。”邓婷(金牙太太)非常认可这个观点,她从

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、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。为深入探讨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,更好地助力新时代城市文学创作,10月24日,由文艺报社、深圳市文联主办,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(深圳画院)承办,深圳市作协协办的“重新发现城与人——北京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”活动在深圳举行。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、北京作协副主席石一枫、《青年文学》主编张菁、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、作家梅毅、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张克6位来自北京、深圳两地的专家学者参会对话。活动由文艺报社总编辑刘颋担任学术主持。

城市叙事中的“常”与“变”

不同时代作家笔下的城市书写,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城市文学表达的共性与差异性,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界、批评界和研究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。本场文学对话的第一个话题,便围绕“城市叙事中的变与不变”展开。

十余年前,孟繁华曾在《乡村文明的崩溃与“50后”的终结》一文中谈到,当下中国文学创作正发生从乡村到城市的结构性转移。而今,这股与都市相关的文学潜流已浮出地表。随着城市持续扩张,大批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,也催生了许多书写这一进程的优秀文艺作品,比如路遥《人生》、吴君《亲爱的深圳》、石一枫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等。孟繁华谈到,40多年来,中国不少优秀文学作品都诞生于城乡之间的叙事中,但真正属于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尚未完全建构起来。“中国的现代性进程,本质上就是从乡村奔向城市的复杂过程。”谈及北京与深圳的城市文学脉络,他进一步补充:北京有着绵长的文脉与悠久的文学传统,老舍、废名、朱光潜、汪曾祺等京派作家深刻影响了北京文学的发展,陈建功、赵大年、刘绍棠、王朔等作家也从京派创作中借鉴了诸多有益经验。相比之下,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,如今活跃在深圳文坛的邓一光、杨争光、吴君、蔡东、毕亮等作家,几乎都非本土出身。“如今深圳已逐渐形成一种文学样态。这里开放而包容,不同作家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来到深圳,而深圳的生活与精神特质,又重新照亮了他们过去的经验,让这些经验焕发新的价值。”石一枫认为,如今已难得有一位作家能完全代言一座城市。这背后的原因,是当下“新城市”的规模与复杂性,已远超传统意义上的“旧城市”。“城市越大,越显复杂。”他谈到,传统意义上的“故乡”已然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,不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、城际经验与记忆的交融,将成为普遍现

城际文学的时代回响

——“重新发现城与人——北京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”活动侧记

□本报记者 教鹤然



“重新发现城与人——北京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”活动现场

象。“许多文学主题会随着故乡的离散而逐渐消失,但与此同时,新的文学主题也会应运而生,这正是作家需要深入考察和书写的內容。”张菁表示,开放、流动、变化以及面向未来的特质,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属性。“变化中蕴含的不确定性、可能性与多元性,正是城市与城市文学带给我们的惊喜与期待。”她说道,“一个时期的城市文学,会向我们展现这座城市可能的模样、这个世界可能的模样,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可能的模样。这正是城市文学的魅力所在——始终伴随着变化,也始终抱着变化。”

北京与深圳这两座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经验版图,两地作家书写的都是中国的故事。南翔谈到,自己多年在不同行业做工人的经历,为他创作《绿皮车》《伯爵猫》《钟表匠》《不容错过的完美》等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养分。不过他也观察到,当下有些青年作家虽然善于引经据典,却缺乏生动鲜活的生活体验。因此,他建议青年作家多阅读前辈作家的非虚构作品和传记文学,多做田野调查,脚踏实地向各行各业的人学习,体会他们的生命历程,以此充实自己的文学创作。梅毅从自己定居深圳30多年来观察到的城市巨变谈起:“作为一个作家,当我斟酌该用句号还是逗号的时候,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作为历史题材的写作者,他多年来以历史笔墨映照当下,并从创作中获得诸多滋养。他相信,在AI时代,文学、美学、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从业者,尤其应当承担起引

领社会精神高度的重要作用。“关于深圳的经典表述是什么?”张克谈到,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这句精准而温暖的话语,已不仅是一种工具理性层面的表达,更体现了价值理性,包含着这座城市对个体的接纳与认同。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,人们越发期待幸福、温暖的文学表达。从生存需求转向情感抚慰的深层需要,已成为当下城市经验书写的新的面向。

如何书写城市中的人

“城市不仅要有高度,更要有温度。”书写城市,关键在于书写城市中的人,体察城市肌理间的人文温度。无论是智慧城市的融合发展,还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,抑或是对城市人文温度的捕捉,城市文学的落脚点始终在于人。本场文学对话的第二个话题,便围绕“如何书写今天城市中的‘人’”展开。

“如今生活节奏极快,虽然传统乡村文明形态逐渐消解,但乡村的许多经验恰恰是城市人所缺乏的‘慢生活’。”文学始终以人为中心,孟繁华谈到,我们在阅读从乡村走向城市题材的作品时,记住的往往是高加林、李水库、涂自强、陈金芳、翟小梨等人物形象,这正是“文学即人学”的体现。文学处理的是人的“内宇宙”,关乎思想、情感与心灵。然而,写人亦是最难的。当前一些乡村题材作品不尽如人意,正是因为作者对乡村生活已不熟悉。优秀的作家书写乡土,要看“脚

上沾有多少泥土”。若只居于高楼进行“望乡式的写作”,很难写出真实深厚的作品。城市题材创作同样如此,作家不应局限于个人经验,而应多读经典,面向生活、深入社会,才能开拓出自己的文学天地,塑造出丰富、复杂而立体的人物。石一枫谈到,写作并无固定教科书,如何塑造好人物形象需要创作者自行探索,必须对人物与生活的变迁保持敏感与客观。在互联网时代,城市不断催生新的差异,但随着现代化进程,城乡之间、城市之间的差异又在某些层面逐渐模糊。作家要写好城乡变迁中的人,不能依赖过去的经验,而应以敏锐而客观的眼光,持续捕捉新的时代特质。张菁表示,我们有时对城市文学中的人物描写感到不满足,是因为作家仍在反复述说那些耳熟能详的道理。面对时代发展与城市变迁,作家应求新求变,突破“旧观念”的束缚,触及“真问题”的核心,让城市中的人能够更好地内视自我、外观世界,既能看清现在,也能展望未来。

十多年来,南翔的创作侧重于探讨城市中人与生态的关系,始终密切关注世界各地城市公园的设计理念,近期还创作了《珊瑚裸尾鼠》《麻醉师臂上的金雕》《书吧里的长耳鸮》等作品。他表示,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是作家的职责与使命,文学应“以个人的沧桑映照历史的兴替”,而非成为观念与主题的传声筒。作家书写的活生生的人,包括人与动物、植物及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生;如何表现无限丰富的人的内心世界,才是作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梅毅从深圳在地的日常生活经验谈起,认为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“陌生感”。本地作家应对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细微变化保持敏感,书写变迁中的深圳人与深圳故事。张克认为,深圳与其他内地城市之间的差异正逐渐缩小。当下许多文学创作停留于“用人设写人设”,经验趋同导致作品难以出彩。倘若能以“人设”为载体去刻画“人格”,则可能创造出新鲜而深刻的人物与故事。

刘颋在学术总结中谈到,现代城市建设应以人民为中心,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之中,塑造既彰显文化底蕴、又富有独特气质的新时代城市精神,让文化成为驱动城市创新、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。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变革,作家需努力把握城市叙事中的变与不变,敏锐捕捉城市中人的生存需求与情感需求,不断向内拓展自我的精神世界,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学滋养。

当北京的胡同烟火与深圳的霓虹光影在对话中交织,与会专家围绕“变与不变”与“人的书写”展开的思辨,将为城市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启示。

突围与深耕:青年作家的深圳答卷

——“深圳故事的时代表达——2025深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”活动侧记

□禾 联



“深圳故事的时代表达——2025深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”活动现场

2018年开始以律政视角写与深圳有关的小说,通过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呈现法理社会与人情社会的辩证关系。在作品影视改编的过程中,她切身体会到从小说转化为剧本需要遵循“减法”,用一句话、一个动作表达出一个场景,考验的是作家“炼字”的功底。

谈及文学与青年的关系,孟繁华表示,五四时期以来,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大都是青年。改革开放至今,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多是青年。青年对时代社会变迁的认知是最为敏锐的。他很理解陈再见谈到的青年作家的身份焦虑,“青年作家如果没有焦虑,没有创作的痛苦,只能表明他的创作已经枯竭了。只有不断地焦虑、不断地痛苦、不断地自我挑战,跳出舒适区写作,才是青年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。”随后,他特别谈到如何理解“现代性”这个社会学概念,结合深圳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,就是要对深圳当地生活和文化的当代性有确切的了解和把握。他认为,写当

下是很难的,邓婷(金牙太太)的创作从家庭出发,是很好的叙事角度。幸福的家庭大体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,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、情感交流和生存状态,如何巧妙地写出这种变化,是青年作家可以努力尝试的方向。此外,青年作家还应该与社会各方面建立联系,打开眼界,增长见识,才能在创作的过程中写下真实的细节。作家如果能够细致地观察生活,认真地阅读经典,从中汲取营养,向生活学习,向经典著作学习,相信深圳的青年作家一定会茁壮成长,写出好的作品。

“对一座城市的表达没有标准答案,它有赖于大家共同书写。”与会专家谈到,城市是以人类活动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生活空间,其中的人无疑是关键所在。在现代化进程中,每代人与城市的关系都在变化,如何把握这种变化,如何建构属于这一代人的城市文学,对每一代青年作家而言都是一种挑战。以深圳为例,青年作家书写深圳未必需要

“正面强攻”,也可以像拼图一样,用文学将深圳叙事一块块搭建起来——这可能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意义。青年写作是主体性建构的过程,深圳叙事的早期书写也是外来者融入城市的过程。经历一段磨合期后,我们可以对未来深圳的青年文学与时代书写充满期待。

实现文学的“突围”需要“出其不意”和“无中生有”

“有时候,写小说就得反着来。”石一枫说,“好小说家的魅力,在于能写出他人期待之外的‘地方’。作者脑海中要有一架‘雷达’,善于捕捉那些令人‘惊奇’的独特文学素材。”“出其不意”正是小说家的本领。”活动现场,他分享了阅读陈再见中篇小说《好归》的感受,认为这篇小说在深圳青年作家创作中显得颇为特别,因其选择了“出人意料”的叙事角度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“王日出”与“王日升”,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者形象的缩影,这些

曾经创造财富的一代人正在渐渐老去。他鼓励深圳青年作家努力写出“外省人”常识之外的深圳,呈现城市的丰富侧面,让读者认识一个更新鲜、更立体的都市形象。张菁认为,当我们关注青年作家并为他们搭建更多平台时,他们便会以更丰沛的作品回馈社会。青年作家在创作时,写下的不仅是个体对世界的认知,也常常代表身边许多有相似经历、相似感知的人对世界的理解。她以北京青年作家孙一圣的《还乡》为例,认为“还乡”是许多青年作家共同触及的主题。在城市生活多年后重返故乡的作家,需要与过去、与曾经熟悉的生活展开对话,这也为文学书写开辟了新的空间与可能。“青年作家既要直面生活,也要敢于‘无中生有’。这‘无中生有’的背后,是作家丰厚的情感积淀、深入的思想与活跃的想象力。我期待青年作家能与这个蓬勃、生动的时代生活建立更深的联结。世界需要青年,青年也在拥抱世界。”

儿童文学作家杨洋(安小橙)在专注于为儿童创作的同时,也持续关注城市家庭伦理、文化寻根、市民生活等议题。她谈到,世界的丰富变化为这个时代的青年作家提供了众多值得书写的题材,但机遇之中也伴随着挑战。城乡流动带来的身份焦虑、快速迭代的多元媒介环境等,都在促使写作者思考文学如何重新彰显自身价值。她进而追问:“我们要怎样在这个时代实现文学的突围?”

素人作家尹金花(西西)曾多年在半导体车间担任清洁工和技术员。工作之余,她用纸笔记录深圳这座城市像自己一样的“打工妹”的生活。近年来,从事金融与房地产相关工作的经历,让她深刻感受到深圳风貌的变迁。“我们在探讨深圳的时代表达时,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这座城市正在发生

什么。”她认为,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深圳变化,如金融发展、科技创新、跨境贸易等,都可以成为深圳都市文学的重要主题。

周西篱介绍了深圳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与队伍建设情况。她谈到,近年来,深圳网络文学在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上不断创新,呈现出从幻想穿越向深漂叙事的现实主义转向,逐步形成“冷科技+热情感”的写作风格。但她也提到,目前仍存在精品化不足、同质化与套路化较严重等问题。同时,网络文学的IP转化链条尚不完整,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批评体系仍在构建之中。陈劲松分享了深圳科幻创作在教育、研究和产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,认为当前存在名家多而新人少、区域发展不均衡、专职作家有限、缺乏专业文学奖项等问题。“青年作家要实现突破,不仅应书写个体的深圳故事,也要关注深圳的集体叙事。”张丽军谈到,青年作家需从个人情感的小格局中突围,书写与时代相遇的故事;应具备海洋意识、湾区视野和人文精神;注重挖掘地域特色、文化底蕴,以及历史与情感的深度。唐诗人表示,“突围”对青年创作者至关重要,应当寻找当代中国城市的独特性,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,回归城市人的真实体验,探索城市文学写作的新路径。苏沙丽认为,青年作家需要深入思考长居城市的精神风貌与特质,才能避免作品中的城市经验趋于雷同。“应忠实于我们这一代的真实经验,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、去书写,探索属于个人的风格。”

研讨会上,青年作家畅所欲言,分享创作心得。与会专家学者为青年作家提供指导,助力其成长,并为深圳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。期待未来,青年作家能走出一条兼具时代精神、城市气质与人文温度的创新之路,潜心创作精品力作,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。